

高海平随笔

街巷不寂寞

高海平

街巷有没有市井味,主要看街边商铺和店面与百姓生活结合得紧密与否。如果抬手投足所需之物,街巷里一应俱全解决,像是专门为你所开,那一定是理想的街巷。街巷本身就是生活中须臾不能分离的所在。

在小井峪这条街巷住了近二十年,街巷的市井生活有过红火热闹,也有过寂静萧条,但始终不寂寞。两边的商铺多为饭店、烟酒店、便利店、药店、口腔科、杂货铺、诊所、盲人按摩、宠物店、汽车维修……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饭店是我关注比较多的。早年有家三晋饭庄,开在我们家属楼旁边,生意火爆得很,单位的客饭、同事结婚的婚饭经常安排在这里。饭庄有道名菜:山西过油肉,做得很地道,而且多年不涨价,成为食客的首选。前几年这家饭店搬走了,这是街巷里最大也最体面的馆子。

其他的基本上是些小饭馆,小本生意,小打小闹。安徽肥肠面馆,经营了多年,一间房子,依然还在。经营雁北风味的野菜饺子馆,也不错,自三晋饭庄搬走之后,是我光顾较多的地方,有需要请的客就安排在这里。这家餐馆的羊杂特别好,体现了地道的雁北特色,属于招牌菜。还有一家烙饼拌汤店,非常家常,做的拌汤蛋花均匀,色彩也好,烙饼也酥也香,是我喜欢去的地方。每次一小份拌汤,三块钱烙饼,再加一碟小菜,吃得很舒服,还实惠,可惜今年年初关门了。烙饼拌汤店,在太原很多,早年我来太原看到这样的饭店很是吃惊,怎么还有专门卖烙饼拌汤的饭店,尤其是拌汤,每个家庭都会做,当作招牌开店经营,不理解。后来,不但理解了,还成为必要之选。

烙饼拌汤店旁是成都小吃,去年倒闭后,被做水果生意的接手,热闹了几天便偃旗息鼓。这条街巷有两家卖水果的,离得不远,斜对过,对面那家现在还在。

麦子油泼面,门面稍微大一点,陕西风味,宽条子面,辣椒烧得香,几片猪肉,红油刺啦一浇,拌一拌,吃起来筋道。后来嫌面积小,不够用,搬到重机那边,我专门追过去吃了一次,果然,场面大,人气旺。看来,这家老板是有底气的。

印象不太好的是一家经营扯面肉夹饼的,扯面就一两根,全是汤,卖得很贵,肯定吃不饱,必须再买肉夹饼,至少两个才行。每次吃完出来,心里唠叨着再也不来了,过些日子,想起那肉夹饼,嚼起来满口留香的感觉,还是又去了。

前两年,忽然冒出一家东北特色的炖锅店,上下两层,大红大绿。桌上蹲一口大铁锅,锅底有排骨的、鸡块的,配菜由你点,菌类居多,最后一锅烩。我还办了卡,吃过两次。

宣传和推广做得最好的要数街巷西口的火锅店,饭店装修红红火火,服务员每天早上上班后,先在门口接受店长训话,然后做操,音乐声很大,吸引着过往的行人。每次路过看到食客不少,一人一锅的那种,却没有进去的欲望。

街巷除了饭店多,下来就数药店了。记得有几年,哪家店铺不好经营,接手的都是药店,一家接一家。几百米长的街巷药店有好几家,有的还紧挨着,门口挂上喇叭,每天叫唤着什么优惠,买一送一,似乎把药品当食品销售。

口腔专业出现在街巷是近年来的事,最近又有一家装修好了,很漂亮。口腔主要是种牙、修牙、补牙、洗牙等,它不叫牙科,很是奇妙。牙医自古以来很吃香,人只要活着,就得吃饭,吃饭离不开牙,牙对人来说十分重要。

我没有拔过牙,没有镶过牙,也没有种过牙,不能保证今后不会,看到这些口腔门店,还是觉得很温馨。

傍晚时分,小商小贩陆续出现在街巷。卖水果的、卖饼子的。卖水果的把水果摆放到厢车上,然后打开录制好的喇叭开始循环播放:可甜了,可甜了。卖饼子的,手推车,棉垫捂着车体,也是小喇叭循环播放:油酥饼、芝麻饼……有时候到点没听见叫卖声还有些不适应,心里嘀咕,怎么今天不见呢?

夏日的夜晚,出门溜腿,也给眼睛放假——看了一天的电脑和手机,眼睛已经模糊不清了——结果没给眼睛足够的休息反而格外地忙碌。街巷的烧烤店生意异常火爆,路灯下,影影绰绰,人声嘈杂。小四方桌、马扎、烤串、啤酒。烧烤炉子浓烟弥漫四散,街上无处不散发着羊肉和孜然的混合味道。烟火缭绕中,食客单衣单衫,目光专注,啤酒撸串,格外浪漫。把服务员忙碌的,一会儿闪在这个桌旁,一会儿又飘在那个桌旁。也有不吃烧烤的,专吃从沟里捞出的虾,一大盆红艳艳的,享用者为女性,戴上一次性手套,张着血盆大口吸溜,全然不顾旁观者如我等的眼光。

今年淄博烧烤火了后,我们街上原来生意不太好做的饭店,基本都改烧烤了。烙饼拌汤店、卖水果的都改烧烤了。难道人们的口味改变得这么快吗?仔细想,不是人们喜欢烧烤,喜欢的是这份放松和自在的感觉。有家东北烧烤店,竟然通宵营业,清晨我散步路过时,服务员才收拾摊子呢。一问,说顾客刚走。

街巷有一所学校,文化气息一下子得到了提升。孩子们身着校服,从身边走过带着一阵风。晚自习教室的灯光透过玻璃照到街边的行树上,绿色更显得深沉。放学后,孩子们从停车棚推出自行车,长腿一撩,跟同伴打个招呼,倏然便消失在街巷深处。

街巷东头有一家婚礼酒店,由体育馆改造而成。每到双休日门口的拱门最多时达五个之多,锣鼓队一拨接一拨地敲,不能说不火爆。行走在街巷里,不管这些婚礼和自己有没有关系,只要那阵阵的锣鼓声响起,每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明艳和疏朗。

街巷不仅仅有这些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的营生,还有专为闲人提供的下棋打牌处所,除了刮风下雨外,总有一伙人凑在并不宽敞的场地,叽叽喳喳,指手画脚,你不火他不恼,打发时间是最目的。

最感动的还要数早上六点钟出现在街巷东口路边卖煎饼果子的两口子。我每天早上六点左右到公园健走,路过卖煎饼果子的地方时,总会那个位置多瞅几眼。有时候摊位摆出来了,有时候还没出来,恰好碰上男子撇着屁股推着体积较大的车子从旁边小区出来,车轱辘碾轧路面发出轰隆隆的声音。男子很谨慎,车上放着鸡蛋,生怕被颠破了。我每次看到他们都会想,这么年轻仅靠早上顶多三小时卖煎饼果子,能维持了一家人生活吗?

街巷居住的大部分是附近大厂的职工,计划经济时代,早涝保收,眼红了很多。此一时彼一时,厂子转产,职工下岗,旧楼拆了好几年了。我作为街巷的一分子,希望那片拆迁的空地早日竖起高楼,使那些漂泊在外的原住民早日回归街巷,享受这里的烟火气。

街巷不寂寞。

看花去

宁志荣

搬家后,去文瀛公园不顺路,一晃就到五月末。心想莲花开了,上班时特意绕道去看花。清晨的公园锻炼的人很多。有人在健骑机、扭腰器、漫步机、揉推器、腹肌板、云梯、单杠等器材上锻炼着。记得以前有个60多岁的老人总是赤着上身,肌肉发达,在单杠上翻滚如飞,令人羡慕不已,今天却没有看见,不知有什么事,或许是我来晚了。

沿着林荫道走到湖畔,开始像往常一样练功。身边是万条丝绦的柳树,眼前是碧绿的芦苇,茁壮茂盛,长叶披散,接着是盛开的莲花,万紫千红,随风摇曳。此时,云彩漫天,身心合一,沉浸在练功和美景之中。练功之后,顺着湖畔向东,走上伸向湖中的石桥,莲花开遍了石桥两边。清风徐来,闻香赏花,粉紫红黄,亭亭玉立,随风摇曳,娇柔无比,令人驻足不忍离开。我凝神端详莲花,碧绿的花梗托着花朵,轻柔的花瓣,黄色的花蕊,细细的纹理,挺直的花茎,让人捉摸不尽。莲叶有的舒卷纷披,有的铺在湖面上,形成一个标准的圆。不过这里的莲叶不大,我记得汾河景区的莲叶宽大,直径将近一米,可以用苏轼的“擎雨盖”来形容。文瀛公园池沼的莲叶则奇特,平铺于水中,叶子四周自然竖起如圆盘,清晨把露珠聚拢起来,晶莹可辨。

莲花历来是纯洁、坚贞、清高的象征,寓意品德高尚,因而被称作“君子之花”。宋朝周敦颐的《爱莲说》描写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令多少后世有志于作君子者感慨。莲花于夏天盛开水中,炎夏即烦恼,水即清凉,断除烦恼,洗净心垢,即可达到美妙的心境。其实,除此之外,莲花对人有诸多益处。莲子是一味中药,能够养心安神,补虚益损;莲藕细嫩光滑,中间多孔,香味浓郁。莲花可观赏,莲子可治病,莲藕可食用。

古代有许多吟咏莲花的诗歌,唐朝诗人阎朝隐的《采莲女》道:“采莲女,采莲舟,春日春江碧水流。莲衣承玉钏,莲刺冒银钩。薄暮敛容歌一曲,氛氲香气满汀洲。”在炎炎夏日,在碧波荡漾的湖上,莲叶碧绿无垠,莲花万紫千红,如此良辰美景,又有窈窕淑女,歌声轻轻荡漾,多么美妙的时光。

沿着公园漫步,怪石累累,垂柳飘拂,槐花清香,还有月季、牡丹、鸢尾、茶藨子等许多花卉,花香袭人,芳草迷人,踟蹰其间,飘飘然,欣欣然,陶陶然,心神合一,身心合一,天人合一,人间何来烦恼?走出公园后去上班,只见一棵千年古槐矗立路中,树皮嶙峋,虬枝伸展,枝杈纵横,绿叶茂盛,直入云霄。我站在树下,树干的直径足有一米多,有的地方树皮脱落,变得光滑,还有的地方树干已经中空,但是依然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我想,人生一世,无论经历多少沧桑风雨,都要保持一颗莲心,纯洁向上;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如古槐历经岁月风雨,挫折磨难,都应充满无限生机,奋发向上。

图片来源:百度网

连载

11月北京已经很凉了,还没有安窗帘,可见是刚搬进来不久。(吴其昌《志摩在家乡》)只有有了这座院子,才可能有这个“太太客厅”。

这个院子坐北朝南。多大呢?前后两进,大小小小有四十来间房子。两个庭院,主人两口住里院(北院)一排北房。女儿有保姆带着住厢房。林徽因的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跟着林,也住在这儿,该在另一边的厢房。也就是说,主人层面的四人,全住在里院。除了带女儿的保姆外,仆人、厨师、车夫,一千人全在外院。

梁家的生活是相当富裕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气派,相当豪华的,这种气派与豪华,是我们现在不可想象的。眼下还没有发现1931年刚住进来的资料,但是有1932年梁从诚生下来之后的资料。据

梁从诚说,他生下来之后,家里雇着六个佣人。两个保姆,一个照顾父母,一个照顾他姐弟俩和外婆,父亲的书房有个专门的听差,还有一个洋车夫专管送姐姐上学,另有两个厨师专管做饭。应该说,在他生前,已是这样的格局了,不会是他生下来之后才雇了保姆,他姐姐生下的时候没有保姆。我再加上一句,这两个厨师,很有可能一个是中餐厨师,一个是西餐厨师。另外,梁思成每天上班,开着一部1928型的雪弗兰小汽车。极有可能是他们回国那年在欧洲游览时买的,可说是当时的最新款式了。

怎么维持这么庞大的一个家庭的开支呢?不必发愁。梁思成在东北大学的薪金,每月是400大洋,到了营造学社,只会比这个多,不会比



■ 华文出版社

《碧海蓝天林徽因》节选

这个少。而当时的物价是很便宜的,劳务费也是很便宜的,有这么多钱,过这样的生活,可说是绰绰有余。

有了这些硬件,那么是什么时候才形成“太太客厅”这样的文化沙龙?我的看法是,不

会在1931年,当在1932年秋天,也就是差不多梁家住进北总布胡同三号一年之后,标志性的事件是金岳霖住进梁家后边一个院子。清华大学有教授休假制度,教书五年,有一年的休假。1931年到1932年是金岳霖的休假期,休假年要跟教学年同步,第二年秋季开学前就得回来。过完休假期回到北京,金就把家搬到林家后面的一个小院里了。此前金有个美国女友,与他同居,大概就是这次去美国,把这个同居女友“处理”掉了——送回去了。好多人说金为林终生未娶,不是事实,没正式结婚是真的,有过夫妻生活也是真的。只能说,金在爱上林之后,没有再动过结婚的念头,完整的说法应当是,没动过跟别的女人结婚的念头。

为什么说金岳霖住在梁家

后院,就有了形成沙龙的条件呢?金是独身,又是清华教授,留过美也留过欧,有留学欧美背景的朋友多。更重要的是,有了金这样的金招牌,来梁家就方便多了,说是来看看老金,在老金那边坐坐,就过“太太客厅”来了。更何况,金就常在梁家,说是来找老金,实际上就是来梁家,找林徽因谈谈。这样就聚起了人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了人脉。

常来的有哪些人呢?梁再冰年龄大些,记得都是些什么人。她说,抗战前常来她家,抗战后同她家关系仍然密切的伯伯阿姨们中,她比较熟悉的有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周培源、陈岱孙、叶企孙、吴有训、邓以蛰、陶孟和、李济和沈从文等伯伯以及他们的夫人。

随笔